



魔幻·达利

Salvador Dalí 蒋勋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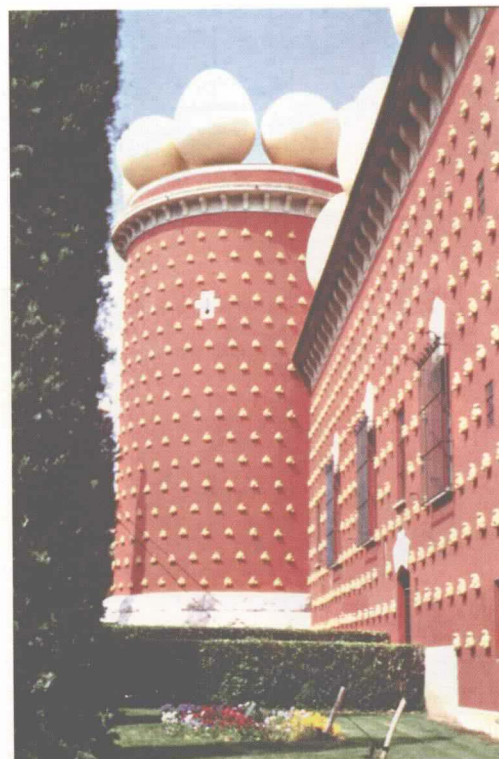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幻·达利 / 蒋勋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01.4

ISBN 7 - 108 - 01548 - X

I. 魔… II. 蒋… III. ①达利, S. — 绘画 — 鉴赏
②达利, S. — 生平事迹 IV. J205.5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501 号



达利戏剧美术馆外观

责任编辑 张琳
封面设计 罗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编 100010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版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2 印张 5
字数 30 千字
印数 0, 001 - 7, 000 册
定价 32.00 元

本书经时周多媒体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编著授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片授权:

©Kingdom of Spain, universal heir of Salvador Dalí, 2000

©Gala-Salvador Dalí Foundation, by appointment of the kingdom of Spain, 2000

相片版权所有, 请勿翻拍

©Melito Casals, "Meli"/ Gala-Salvador Dalí Foundation, 2000

©Richard Sans; Candeminas / Gala-Salvador Dalí Foundation, 2000

©Carlos Perez de Rozas, 2000

©Dalí Studies Center, Gala-Salvador Dalí Foundation, 2000

J205.551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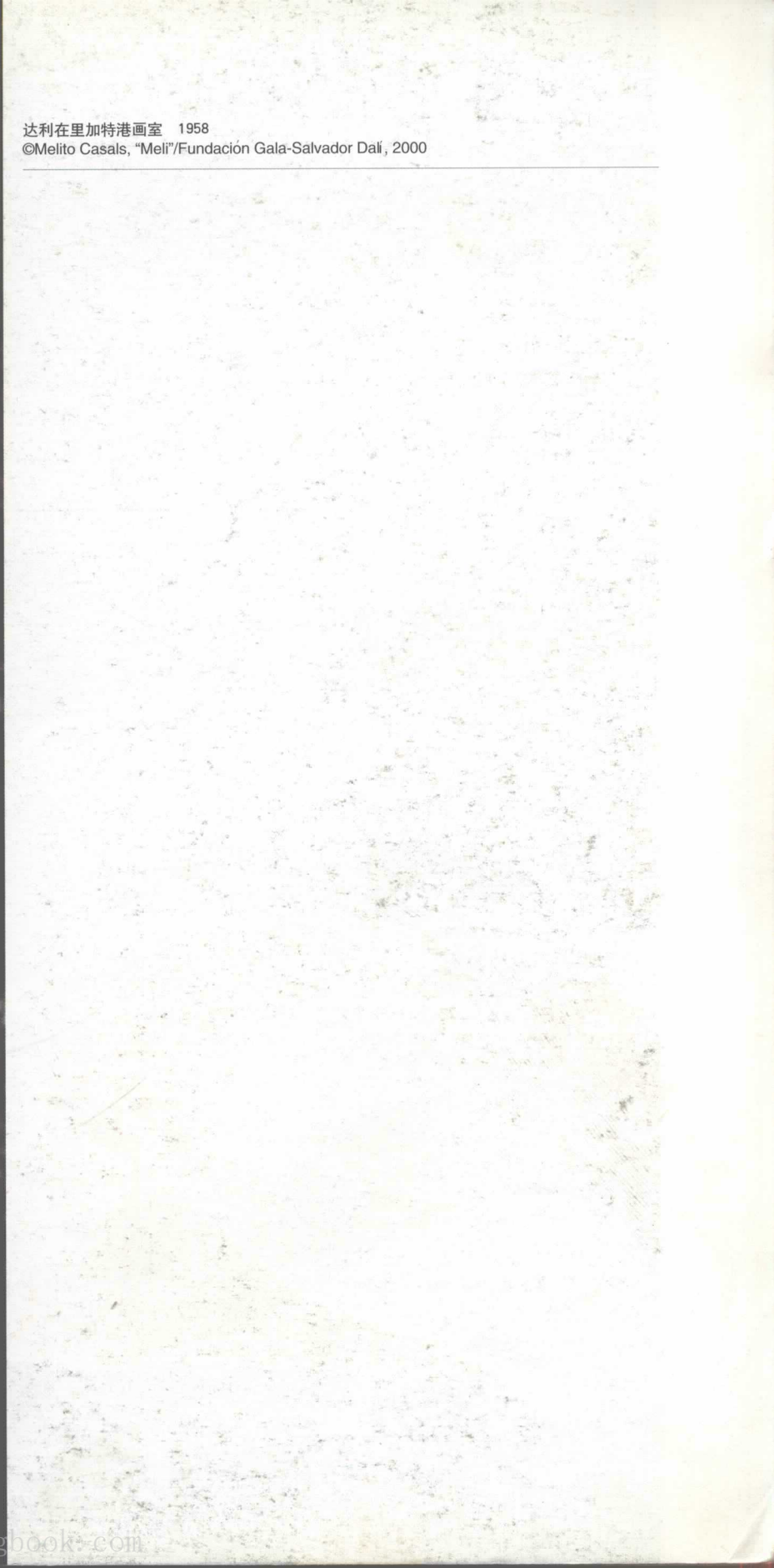
魔幻·达利

©Centro de Estudios Dalinianos, Fundación Gala-Salvador Dalí, 2000





达利在里加特港画室 1958
©Melito Casals, "Meli"/Fundación Gala-Salvador Dalí, 2000





世纪初的梦

在风景中的人物与衣布
Figura y drapeado en un paisaje
1934 油彩·画布 55.7 × 46cm

许多人会记得达利。

一片荒原，好像是没有人类出现之前的洪荒。或者，人类的文明都已繁华去尽之后。在无法记忆与辨认的地方，一些瘫痪的钟表，扭曲变形。仿佛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，在真实与幻梦的临界，匆匆一觉醒来，梦境与实体混合暧昧不明。

我们未必看“懂”了达利。

其实，或许达利只是一种“谜语”或“符码”。

解读“谜语”或“符码”，通常不是经由逻辑、理性的分析。逻辑太简单，理性太贫乏。“谜语”与“符码”的错综复杂，更接近一种梦境。

在梦境之中，梦境是完全真实的。在梦境之外，才会意图去解释梦，用逻辑与理性去使“梦”合理化。

梦，从来不曾合理。合理的梦也一定是乏味无趣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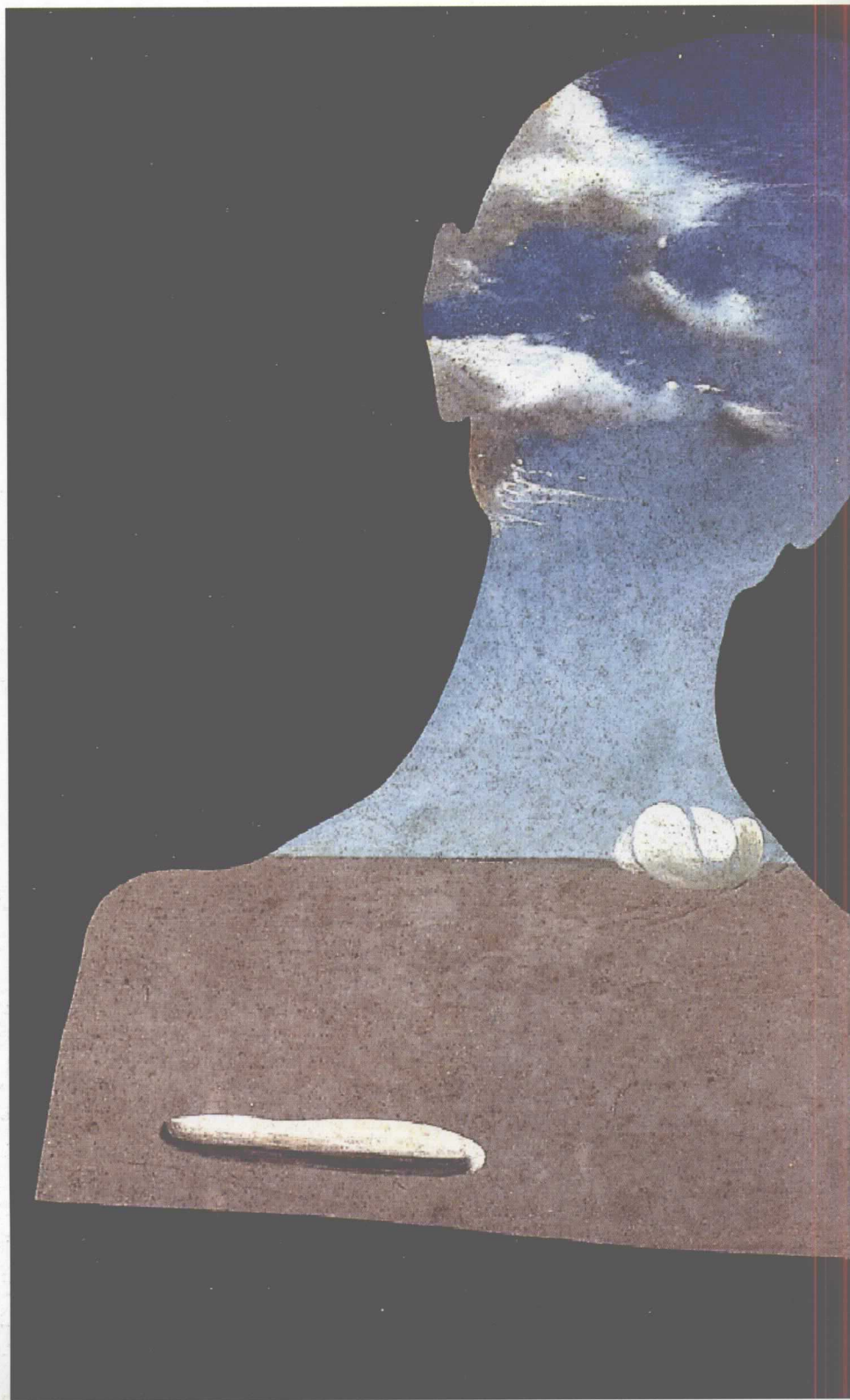
长久以来，梦的荒诞、神秘，梦的无法连接、无法解读，梦的异想与奇诡，也正是梦对抗着理性与现实的巨大力量。

达利使人入梦，使人沉迷耽溺于梦中，借以知道现实的不足。

现实与超现实

现实(Real)是一种现象，一种真实。

如同一头巨大的象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就像是瞎子、盲人。我们试图要了解“真象”。从不同的角度，用手去摸索。每一名瞎子摸到了“象”的一个局部。他们因此下了判断。摸到“象”的鼻子，便说“象”是一条管子。摸到“象”的腿，便说“象”是一根柱子。摸到“象”的肚子，便说“象”是一堵墙。



一个头充满云朵的人

Hombre con la cabeza llena de nubes

1936 油彩·卡纸板 18.1 × 14cm

黑色的背景上一个人的剪影。五官不见了，人的轮廓里是苍茫的昊天，一朵一朵白云飘过。

比利时的超现实画家马格利特(René Magritte)画过这样的作品。马格利特在纽约现代美术馆(MOMA)的一件“眼睛”，瞳孔放得很大，里面也只是蓝天和一朵一朵的白云。

超现实也许是历来最接近诗的一种绘画流派。“诗无达诂”，诗其实不能解释的。诗却以它无可取代的“意象”传达了远比辞汇、文法逻辑更多的生命现实。

对科学的逻辑而言，人的头部有客观可以分析和印证的构造。眼球、视网膜、皮肤、肌肉、血管、神经、脑、骨骼。但是，找不到一朵一朵白云飘浮过的天空。找不到每一朵云瞬息万变的形状，找不到光在天空上映照出来的蓝色丰富的层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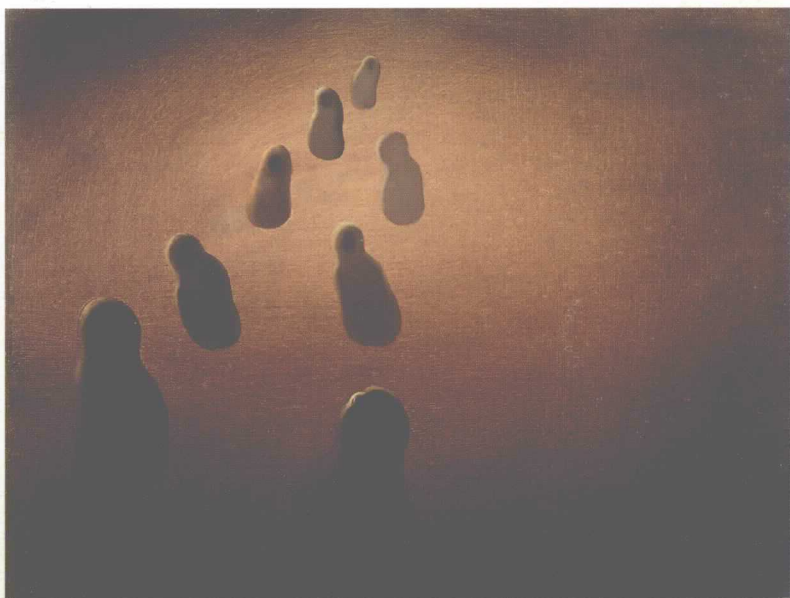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视觉不只是一种视觉。如果视觉是另一种心理、另一种思想。仿佛遗留在梦的领域未曾带回来的自己，身体里是一片一片飘过的白云，如此孤独，也如此自负。那是向外观看的眼睛永远看不到的风景。

超现实的画面常常是向内的凝视。

瞎子摸象的寓言很早就提醒了人类对“现象”、“真实”认识的不足。所有在“现象”中摸索到的判断，相对于更为庞大的“真实”，只是偏狭的错误。

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概念，在1924年10月由法国诗人安德烈·勃勒东(André Breton)提出。在“现实”(Real)上加入了“SUR”这个前置词，使“现实”成为“超现实”，也使长久人类历史中对“现实”的偏狭执著有了全新的反省。

为《阿拉伯脱核糖核酸》作的习作
Estudio para "Arabes acidodesoxyribonucleicos"
1963 油彩·画布 43 × 56.5cm



扭曲沥倒的建筑物

"Contorsión de arquitectura escorialense"

1982 油彩·画布 60 × 73cm

达利再一次以西班牙的著名建筑玩魔幻的游戏。

艾斯科利亚尔大教堂，在左侧还是可以辨认的符号，但门窗已开始倾斜。到了画面中央，整个建筑像纸板一样被拆解，被扭曲，建筑仿佛一种浓稠的液体，在梦境似的空间里缓缓流动，使人想起达利著名的“瘫软的时钟”。

这张画作里全面运用了拆解、颠覆、倒置、错置、扭曲……种种超现实的手法。不朽的建筑可以如此被拆解，仿佛上帝的手轻轻地拧着一件衣服。经历过地壳巨大变动的人或许不会觉得这是超现实罢。

超现实画家像唐吉(Tanguy)常常以变形扭曲的物件带领人们进入一个近似科幻、又近似荒原的世界。德国的恩斯特(Max Ernst)也有过类似的画面，使整座城市像是提前成为遗址和废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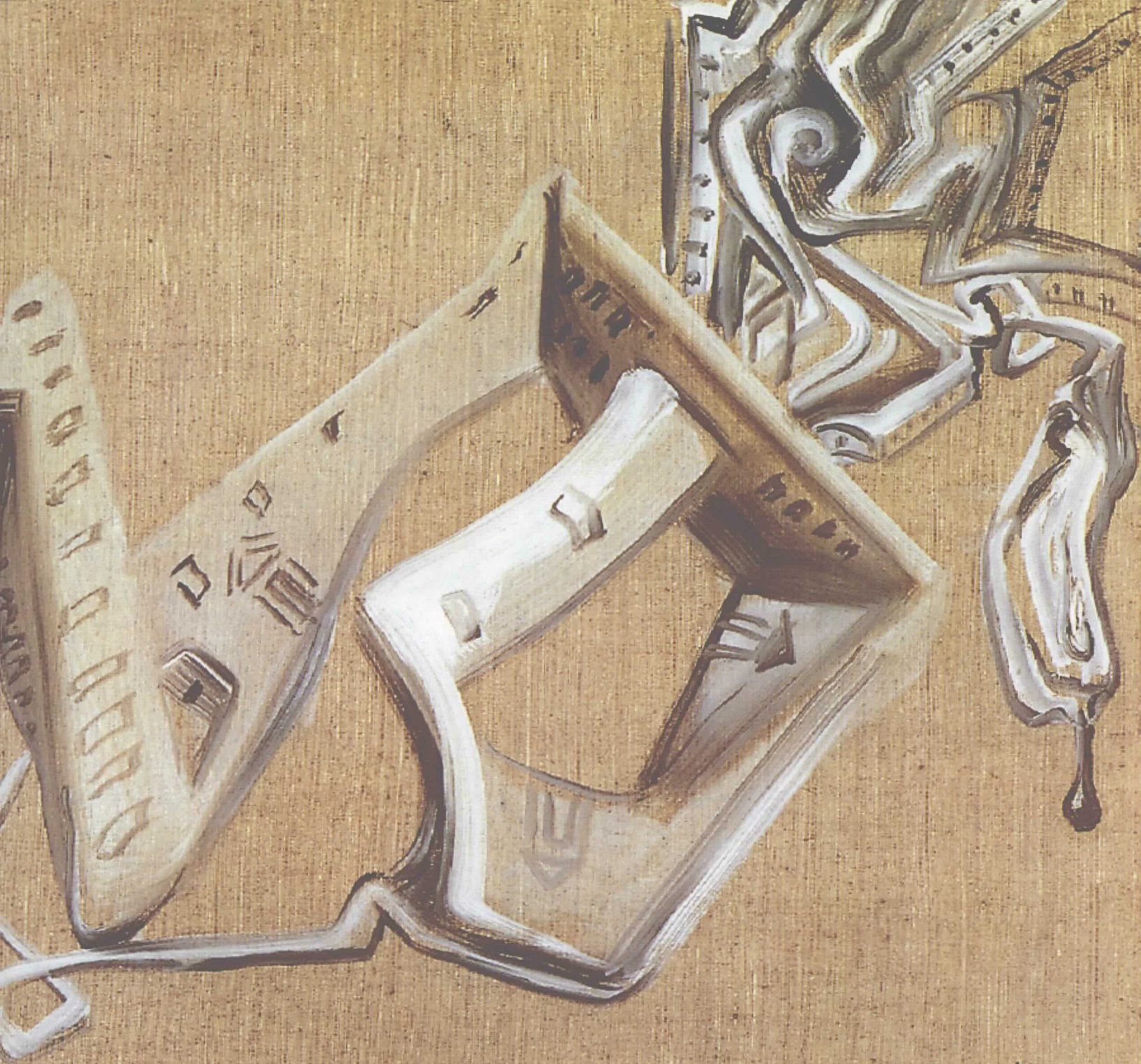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文明，或许提前看到了成为废墟的宿命，也才加多了庄重的历史感罢。

一种繁华，没有荒凉的预知，其实是不足以被称为繁华的。

达利如此凝视他的首都。

超现实是依存着“现实”。因此，超现实在视觉上并不“抽象”。超现实，一般来说，是依据着“真实”来产生变化。例如：钟表仍然是钟表，“真实”、“具体”的形状仍然存在，但是，钟表扭曲了，时间瘫痪了。超现实运动关心的，不只是钟表，不只是外在的形式，而更是内在的“真实”。钟表的外在形式上依存着“时间”的意义。钟表瘫痪了，时间也瘫痪了，时间变成洪荒中失忆的状态，无法记录，也无法解读。







为戏剧《疯子特里斯坦》(第Ⅱ幕)背景的布景作的习作
Estudio para el telón de "Tristán Loco"(acto II)
1944 油彩·画布 60 × 96cm

达利从年轻时代就热爱音乐,曾经为音乐杂志制作过刊物封面设计。以后他也参与过戏剧舞台工作,制作布景道具。

这是他在1944年为瓦格纳的歌剧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著名歌剧作的舞台布景设计。

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是歌咏浪漫爱情的音乐剧。瓦格纳的作品一向以华丽著称,气势磅礴,常常在舞台上使用爆裂的火焰、真马奔驰等特异魔幻的效果。

达利在某些艺术的趣味上是接近瓦格纳的,他也擅长于在华丽和魔幻之间创造特殊的美学效果。

这张是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第二幕的布景草图,特里斯坦已为爱疯狂,走进这样的世界。

画面上一座雄伟却已颓败的古堡,岩石峻峭,堆叠而上,城堡已成断垣残壁。一只巨大的马头自城堡向海洋凝视。古堡建筑在黝深的海洋之中,孤立而神秘。远处都是荒凉的海岬,诡异奇幻的云在天空旋转。

达利以他魔幻的超现实主义解释瓦格纳的歌剧,诠释着灿烂的激情背后那神秘而深不可测的荒芜之感。

应该在这样的画面前再听一次瓦格纳。

历史上的超现实

超现实主义虽然在1924年才被勃勒东正式提出,但是,在历史上,可以说“超现实”的精神早已存在。所有人类的神话、童话、寓言,其实都饱含着超现实的成分。一片牛骨或龟甲上铭刻着一个不可解的符号,隔着漫长的时间,现代人意图以现存的理性进入那神秘的符号,试图解开“符码”,但是,可能徒劳无功。

甲骨文、埃及的古老文字,都以如此的魅力产生“符码”的力量。

历史上错综复杂的记忆被浓缩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中。几千年过去,后来者站在这个符号前,凝视这个符号。“符号”如同一种“符咒”,释放着强大的感染力。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,而是在一种专注的凝视里,以超理性的力量呼唤起仿佛沉睡了千年的记忆。

历史上的“超现实”普遍存在于各个古老的文明中,也存在于许多原始的部落中。越是没有现代实证主义的理性约束,越少逻辑的限制。超现实的经验更如天马行空,可以自由呈现在生活之中,表现为图像、文字,表现成神话故事,表现为巫的仪式,形成歌舞戏剧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,超现实停留在神话寓言或巫术符咒的状态。神话与符咒都是不可解读的。

“白蛇传”在民间流传了一千年之久,从故事到图像都家喻户晓。“白蛇传”的故事不断引发观赏者对“蛇”的同情与爱恋。

在现实中我们最惧怕厌恶的“蛇”,经过超现实的转化与包装,变成美丽的女子。一千年来,在“白蛇传”中流泪感动的千千万万观众,并没有意识到在美丽的爱情下隐藏的自己内在“兽”的本质。

所谓的“文明”,便是“兽”的伪装罢了。历史上的超现实往往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偶然流露了文明伪装下“兽”的局部。把文明伪装下“兽”的本质直接或全部揭发是残酷的,也往往会受到抵制排斥,更助长“伪装”的防卫。

历史上的超现实,如“白蛇传”,往往是“温柔”的揭发。在美丽的布局下透露一点可被接受的本质的,是成功的超现实者惯用的手法。因此,真正的超现实往往并不是对现实残酷的全面揭发,而是怀着包容与悲悯在看现实中人的无能为力而已罢。

假作真时真亦假

超现实是在“真实”中看到了“幻想”；也同时在“幻象”中看到了“真实”。

佛经中说“色即是空”，仿佛很容易懂，不过是为了悟了一切“现实”的虚幻性。但是，“空即是色”也许隐喻着更重要的了悟罢，能在“空幻”、“虚无”中看到了“真实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一般被当作一本写实主义的小说来看待。但是《红楼梦》是从神话说起的。所有的现实中也充满了隐喻性。“贾”是一个从“假”隐喻的家族。书中还隐喻着另一个姓“甄”的家族。贾宝玉在喝醉了酒进入“太虚幻境”时，看到了牌匾上的句子是：假作真时真亦假。





为装饰作的草图

Proyecto para decorado

1950 混合素材·纸·木板(薄的) 50.5 × 63.5cm

许多艺术创作者在“假”与“真”之间修行，在“真实”与“幻象”之间修行。超现实主义提出的“SUR”，正是要“超越”真实与幻象之上，近于一种对“真”与“假”更大意义上的了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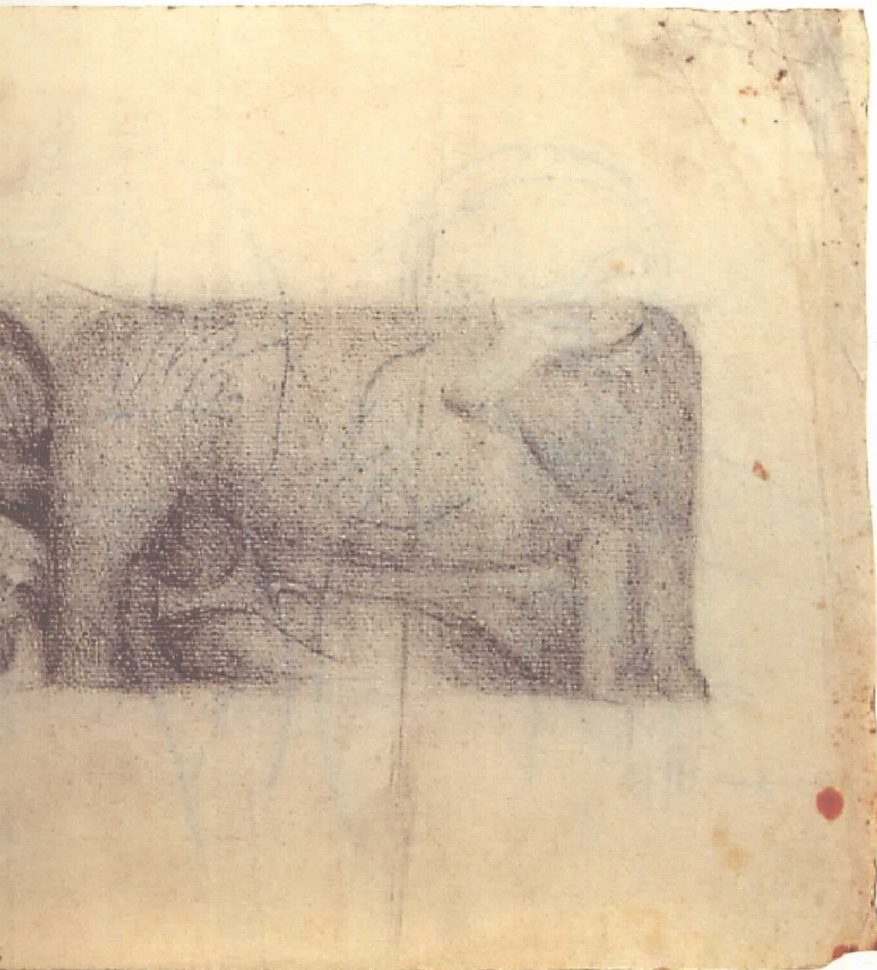
长久以来，主流的文化，把“梦”、“幻想”、“回忆”、“渴望”，视为一种不真实、不现实的“白日梦”，只有在非主流的文学、图像、戏剧中到处寄托着“梦”与“幻想”的解放。

“梦”解放了“现实”。“梦”使“现实”的拘束与压力获得了纾解。



古代的超现实画家

——博斯



习作：牧羊人情景
Estudio: escenas pastorales
1923-1924 铅笔·纸 23.5 × 62.5cm

谈到超现实主义，常常会提起文艺复兴时代以宗教故事为主题的画家博斯(Bosch)。

博斯是佛兰德斯地区的人，但是他的作品因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喜爱，目前多收藏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多(Prado)美术馆中。

博斯以基督教的神话寓言为主题，描写人类的犯罪、欲望；描写人类的堕落与沉沦；描写陷溺在各种诱惑中不可自拔的处境；也描写人类在最后审判的时刻接受处罚的形形色色的恐怖异象。

宗教、神话、寓言，提供给博斯丰富的幻想，可以借此拆解理性图像的秩序。在他奇异的幻想世界中，鸟头人身的君王坐在宝座上，鱼头的人飞翔在空中，蟾蜍依偎在裸女胸前，戴着修女头巾的一头猪在向瘦削的男子示爱……

博斯奇幻的图像，假借着宗教劝善惩恶的寓意，却真正揭露了覆盖在道德与文明伪装下真实的人性本质。贪婪、偷窃、淫欲、残暴、自私、报复，人性中的种种，博斯似乎希望在宗教的规条中提出警讯。警讯却并未完全阻遏人性的犯罪，警讯或许只是设定了禁忌，设定了道德与文明的禁区。禁区可能使人不敢涉足；但是，不要忘了，禁区也往往引发人们最大的好奇。